

鲁滨漂流记

外国文学卷

●主 编 韩作黎
●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福 笛 著
(英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-
FF
C-1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文学卷

鲁滨逊漂流记

G44B-4
(一)

[英] 福 笛 著

邓 宇 译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滨逊漂流记/(英)福笛著;邓宇译. —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外国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鲁… II. ①福… ②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86 号

鲁滨逊漂流记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 1-5100 套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 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原 序

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私人的冒险经历值得发表，并且在发表后还受到欢迎的话，那么编者认为便是这部自述。

编者认为这个人一生的离奇遭遇，实在是前所未闻的；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比他具有更大的变化。

述者在叙述这个故事时，处处采用朴质和严肃的态度，并且在叙述时别具慧心，把一切事迹都联系到宗教方面去；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教导别人，叫我们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敬重造物主的智慧。

编者相信这本书完全是事实的记载，毫无半点捏造的痕迹。他更认为读者从它里面无论就消遣来说、就教训来说都可以同样地得到益处，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内容它都具备；所以他认为把它印出来就是对世人做了一番很大的贡献，用不着再费什么别的客气话了。

1632年我出生于约克城的一个有钱人家。由于我父亲是一个来自德国布莱梅的外国人，因此我不算本地人。我父亲来到英国后，起初住在赫尔城，依靠做生意挣了一份家财，后来收了生意，搬到了约克城，在那里娶了我母亲。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，在当地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家。因此，我就被起名叫鲁滨逊·克鲁兹那。由于英国语音的变化，现在用起自己的姓名时，就成了“克鲁索”了。

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哥哥在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任中校，该部队以前曾被著名的罗加特上校率领过。后来我哥哥因为跟西班牙人打仗，在旦克尔克附近阵亡。至于我第二个哥哥的下落如何，我至今还一无所知，正像我父亲和母亲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。

我在家里排行第三，没有学过什么专业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便塞满了漫游四海的念头。我那年迈的父亲让我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，除了家庭教育之外，我还上过乡村义务小学。父亲计划要我学法律，可是我却一心一意想到海外去，对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满意。我对这件事非常倾心，使得我对于父亲的意志和严命，对于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和劝告，一律加以抵抗；我那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，仿佛注定了我后来的不幸生活。

我父亲做事明智而慎重，他看出了我的计划的危险性，向

我提出了不少严肃而精辟的忠告。一天早晨,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里(他因为害痛风病不能行动),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。他问我,除了仅仅为了出去瞎跑以外,我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。他认为,在家乡,我有很多机会依靠亲友的引荐,立足于社会,而且很有希望依靠自己努力和勤勉,挣一份家业,过一辈子舒适而安乐的日子。他告诉我,那些到海外去冒险,去创业,去以非常的事业显身扬名的人,一般都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,再不然就是富于野心和资财的人。可是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都不符合。他说我的社会地位是在这两者之间,或者也可以称为中间阶层。根据他多年的经验,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,最能给人以幸福,既不像那些体力劳动者,必须受尽千辛万苦,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,被骄奢、野心以及尔虞我诈的事情所烦恼。他告诉我,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生活地位是幸福的,即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生活,许多帝王都常常慨叹他们由于出身高贵而带来的不幸后果,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贵贱两种人之间。古往今来许多有智慧的人都证明这种地位是幸福的标准,他们经常向神祈祷,希望既不要过于贫困,也不要过于富有。

他认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会碰到生活中的苦恼和不幸;而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就很少有这些灾难,同时也不会像上层社会或下层社会那样在生活上起伏不定,变化无常。不仅这样,中等阶级既不会像那些富人,由于过着骄奢淫逸,挥金

如土的生活而身心交瘁；也不会像那些穷人，因为过着劳累终日，缺吃少穿的日子而憔悴不堪。他又说，只有中等阶层才有福气享受一切美德和安乐；安定和富裕可以说是中产之家的随身侍女。他认为，中庸克己，宁静健康，愉快交友，各种令人欢喜的消遣，各种称心如意的乐趣，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等地位的人；在这种环境里，人人都可以悠闲自得地过一辈子，既用不着终日操劳，为每日的面包去过奴隶般的生活，弄得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；也用不着被欲望和发大财、成大名的野心所累，心劳日拙。他们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，品尝着生活的甘美，而且愈来愈能体会到自己的幸福。

接着他又十分诚恳而慈善地劝我不要耍小孩脾气，不要自寻烦恼，因为无论从事理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来说，这些烦恼都是可以避免的。他说，以我的家境来看，是用不着自己去找饭吃的。他说他将尽力替我想办法，帮助我实现他向我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。他说假如将来我不能过一种安适幸福的生活，那也只能是我的命运或者我自己的过错，不能怨他，因为他自从意识到我的计划的害处后，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，已经就这类有害于我的事提出了警告。总之，他说如果我听他的话，守在家里，他一定设法帮助我。他决不会鼓励我远游，免得对我的不幸担负责任。末了，他又叫我以我哥哥为前车之鉴。对于我哥哥，他曾经同样认真地劝诫他，叫他不要到弗兰德去打仗，但是他不听，结果凭着一股青年血气之勇，加入

了军队，送掉性命。又说虽然他一方面将继续为我祈祷，另一方面却认为，假使我一定要采取这种愚蠢的步骤，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，并且当我将来呼吁无门时，我一定会有时间来思前想后，懊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。

事后想起来，他最后这段话实在有预见性，虽然我相信他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谈到我那送掉性命的哥哥的时候，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流泪。当他讲到将来我肯定会后悔，会呼吁无门时，他竟感伤得停止了他的谈话，说他的心里已经充满了忧伤，不能再说下去了。

我当时对这段谈话深为感动。真的，怎能不被感动呢？我决定不再有出洋的念头，听从父亲的话，守在家里。但是，唉，不到几天，这个决心就忘得干干净净。简单地说，过了几个星期，为了不再听我父亲的罗嗦起见，我决定逃得远远的。不过，我没有马上行动。我等母亲比平常高兴的时候，告诉她说，我一门心思想到海外去开开眼界，除此之外我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，我父亲不如干脆答应我，不要逼着我不经他同意而离开家庭，我说我已满18岁了，无论去当学徒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，都太迟了。我说毫无疑问，假如去干这些事，我肯定等不到满师就会背离师门，跑去航海。可是，假如她肯帮我向父亲说一说，让我出门走一趟，等我觉觉得这种事没意思，我就回到家里不再出外，情愿加倍努力工作，用来补偿我所浪费的时间。

母亲听了我这一番话非常恼怒。她告诉我说，她非常清楚，拿这一类题目去跟我父亲说，绝对没有用。因为他对此事的利害关系知道得太清楚了，绝对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情的。又说她感到奇怪，在我父亲对我进行过那样的谈话，在我父亲那样谆谆告诫之后，我怎么还会想到此类事情。她说如果我自寻绝路，谁也帮不了我；所以我就不用妄想他们会答应我这件事。至于她自己，也就更不愿意帮助我自取灭亡，免得我以后说，当时我父亲不愿意，而我母亲却愿意。

虽然我母亲在表面上不肯把我的话向我父亲传达，可是我后来却听说，她把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，我父亲听了之后，非常担心，对她叹息道：“这孩子若守在家里，一定可以幸福；可是如果一定要出洋去，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。我不能答应他。”

又过了不到一年，我私自逃走了。在这一年里，家里曾经几次提议，要我干点正事，都被我固执地拒绝了。我经常跟父母争辩，抱怨他们这样武断地否定我的志愿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到赫尔城去，去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要逃跑。可是到了那里之后，我的一位朋友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。他用一般船上人吸引水手的办法，怂恿着我跟他一块去，说一分钱不要我的。于是我决定不同父母商议，甚至连一个信都不捎给他们，只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听我的消息；既不求上帝或是我父亲的祝福，也不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和后果，就在 1651 年

9月1日那个不祥的时辰，踏上了一个开往伦敦去的船只。我相信，自古没有任何青年冒险家的不幸命运，开始得比我更早，继续得比我更久。船刚驶出恒比尔河口，便碰到了可怕的风浪。我因为从来没有坐过船，感到全身有说不出的难受，心里十分害怕。我开始认真地想到我所做下的事情，想到上天的惩罚多么公平，因为我私自离开自己的家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。双亲的规劝，父亲的眼泪，母亲的哀求，全都重新涌现到我的脑海里，我的良心（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顽昧不灵），开始责备我无视别人的忠告，放弃了对上帝对父亲的天职。

这时风势愈来愈大，只见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海面上，波浪翻滚，汹涌异常。虽然没有像我后来几次以及过了几天所见到的那样凶，但也够让我触目惊心的。因为我这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，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。我觉得每一个浪涛都会把我们吞没；每当我们的船降落到浪涡里的时候，我都以为它浮不起来了。在这种痛苦的心情中，我发了许多誓，下了几次决心，说假如上帝在这次航行中让我活着。假如我有朝一日再回到陆地上，我一定立刻跑到我父亲身边，一辈子再也不坐船了。我要告诉他我一定听从他的忠告，不再自寻这种苦恼了。我认为他关于中等生活的看法，句句在理；我觉得他一辈子实在过得安闲自在，既没有碰到过海上的风雨，也没有碰到过陆地上的种种艰难困苦。我决定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，回到我父亲跟前去。

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，在暴风雨发作着的当儿，甚至在它停止以后的某一段时间内，一直盘据在我的脑海里。但到了第二天，风停了，浪也静了，我开始习惯海上生活了。不过那天我还是无精打采的，因为我还有点晕船。到了傍晚，天完全晴了，风也彻底停了，随后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。当晚的落日 and 次日清晨的日出都非常清朗。此时风平浪静，太阳的光线照在水面上，那种景致，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

我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很好，这时一点也不觉得晕船，心里非常高兴，看见头一天那样惊涛骇浪的海面，这时竟变得这样平静可爱，不禁满心惊异。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，生怕我那些正当的决心继续维持下去，这时走到我的身边；拍拍我的肩头说：“怎么样，伙计，现在觉得好点了吗？昨天晚上起那股小风的时候，你有点害怕吧？”我说，“你叫它小风吗？那真是可怕的大风哩。”他回答说：“大风？笨蛋，你叫它大风吗？那算什么！只要船只坚固，海面宽阔，这点细风算不了什么。不过你还是个新水手，这也难怪。来，让我们来弄一碗甜酒，把它通通忘掉吧。看看今天的天气多可爱！”我不愿意把这段伤心的故事说得过于详细，简单一句话，我们走了普通水手们的老路。我们把甜酒做好，我被灌得人事不省。那一晚的罪恶行为使我对过去行动的全部懊悔，全部反省，以及对未来的全部决心，通通忘却了。总之，大风一停，海面一恢复往日的平静，我那慌乱的心情一消失，我担心被海水吞下去的恐惧一忘记，

我旧有的欲望又涌上心头。我完全忘记了我危难中发出的誓愿和诺言。当然,有时那些归正的念头也拼命想回到我的脑海里来,但我总是竭力摆脱它们,忘掉它们,去喝酒,去胡闹,不久便控制了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。不到五六天,我便像那些不愿受良心责备的青年人一样,完全战胜了我的良心。但为此,我就注定要再受一次灾难,而且是自作自受,无可推诿。因为我这一回既然放过悔改的机会,下一次大祸当然就要变本加厉,就是连世界上最恶的人、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遇见它,也要害怕,也要求饶。

船行6日,我们到了雅木斯港口。由于逆风关系,我们在风暴之后走的路程实在不多。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。接着一连七八天,总是来自西南的逆风。在这期间,许多从新堡开来的船都驶进了港口,因为这地方是一个往来必经的港口,船只都在这里等候顺风,驶入泰晤士河。

我们本来应该一直乘着潮汐驶入河口,而不应该在这里停得太久,无奈风刮得太紧了,而且,停了四五天之后,反而分外凶了。当时因为这地方素来被认为是较平静的,而且我们的锚又好,船上的一切锚链又结实,所以大家都毫不在乎,一点也不担心,整天像水手们一样休息玩乐。没想到第8天早晨,风势陡增;于是我们便一齐动手,把中桅落下来,把一切东西都捆紧,为的是使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。到了中午,海浪卷得更高了,我们的船头有好几次钻入水中,船上打进来很多

水。有一两次我们甚至以为我们的锚要脱了。于是我们的船主便下令把大锚放下去，结果我们船头下了两根锚，并且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。

这时风暴来势凶猛，连水手们的脸上都开始流露出恐怖和惊异的神色。船主虽然极力小心指挥，维持船只的安全，可是当他出入他的舱室，走过我的身边的时候，我却听见他轻声对自己说着：“主啊！慈悲吧！我们都要完蛋了，我们都要毁了。”这一类的话。在纷乱开始的时候，我完全呆了：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船尾的舱房里，心里很难过。刚开始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忏悔我的罪过，因为我已经淡忘了它，对它加以抵抗。我觉得死的苦恼已经过去了，这次一定没有上次那样厉害。但是当船主从我身边走过，说到我们要完蛋的时候，我又吓坏了。我走出船舱向外一望，看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。海水涌得像山一样高，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向我们扑过来一次。我向四面一望，满眼都是令人痛心的惨状。两只停在我们附近的船，因为载货过重，桅杆已经砍去了。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叫了一声，一只泊在我们一英里以外的船慢慢沉下去。又有两只船，因为脱了锚，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洋飞驶而去，船面一根桅杆都没有了。只有那些轻便小船运气最好，因为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漂在水上；但有两三只却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，只挂着角帆向海中漂去。

到了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都向船主请求将前桅砍去。船

主起初不肯，后来水手长抗议说，假如他不同意，船就要沉了，他只好答应了。当他们把前桅砍去之后，主桅的重量失去了平衡，船身摇得更厉害了，于是他们只好把它也砍了去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。

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，以前遇见那么一点风浪就已经不知所措，现在处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当时对于自己悔罪之后重萌恶念的恐怖，比对于死的恐怖还要大 10 倍。这种恐怖，再加上风暴所给予我的恐惧，使我陷入一种没法形容的境地。但是这还不算最糟的，更糟的是风暴愈来愈猖獗，就是水手们自己也承认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。我们的船因为载货太重，吃水太深，不住地在海里打转，只听见水手们不断地喊叫着它要沉了。在这方面，我还占一点便宜，因为我当时不明白“沉”是什么意思，一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，才知究竟。这时风暴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我忽然看到一件很少见的情景，船主、大副、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主见的人都不断地祈祷，时刻准备着船沉到海底去。到了半夜，在灾祸丛生中，忽然一位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跑上来，喊道，船底已经漏了。接着又有一个跑上来说，船底已经有 4 尺深的水了。于是全船的人都去抽水。这时，我的心就仿佛突然停止了跳动，我的身子马上从我所坐的床上向上一仰，失去了知觉。但是这时别人却把我唤醒，对我说，我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干，现在抽抽水大概干得了。于是

我便打起精神来，走到抽水机旁边，十分卖力地工作起来，正干着的时候，船主看见有几只小煤船，因为经不起风浪，不得不顺着风向海上漂去，正从我们的船边经过，便下令放一枪，作为求救的讯号。我不懂得放枪的用意，大吃了一惊，以为是船破了，或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吓得跌在甲板上，晕了过去。这时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暇顾及，当然没有人来管我。于是另外一个人走过来，接着抽水，把我一脚踢开，由我躺在那里，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我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。

我们继续干下去，但舱底的水愈进愈深，船显然很快就要沉了。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小了一些，可是我们的船要开到一个港口，却是非常困难的事。因此船主便继续鸣枪求救。这时有一只轻量级船刚巧漂过我们的面前，听见枪声，便放了一只小艇来救。那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向我们靠近，但是靠过来之后，我们既没法上去，它也没法靠拢我们的船。后来那些人尽力摇着桨，拼着性命来救我们，我们又从船尾上掷了一根带浮筒的绳子下去，尽量把它放长，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，才把它抓住。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的船尾，才全体上了小艇，可是上了小艇之后，却没有办法使小艇靠拢他们的大船，于是双方同意，让小艇随波逐浪地漂，船上的人竭力向岸边摇去。我们的船主对他们说，假使小艇在岸上碰碎了，他决定照价赔偿。这样，一面摇着桨，一面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小艇一直向北方漂去，差不多漂到温得顿附近。

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，就看见它沉下去了，这时我才明白“船沉”是怎么回事。说实在的，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候，我几乎无心去看它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与其说是自己走上了小艇，不如说是被人扔在了小艇上。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，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惊，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，万分恐惧。

小艇上的人继续拼命把船向岸上划去。每当小艇被推到浪尖上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海岸，并且看到许多人沿着海岸跑过来，打算等我们靠拢的时候帮助我们。可是我们却前进得很慢，一时靠不了岸。后来一直划过了温得顿的灯塔，由于海岸向西凹了进去，挡住了一点风势，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船划进了海湾，全体上了岸。上岸之后，我们便步行走到雅木斯。雅木斯的人们见我们受了难，对我们非常照顾。地方官，富商，船主，给我们找住所，又给我们筹足了旅费，是去伦敦，还是回到赫尔，随我们的意。

如果我当时有一点头脑，肯回到赫尔，回到家里，我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，我的父亲也一定会像耶稣喻言中的父亲一样，为我宰杀肥牛。因为他自从听说我所搭的那只船在雅木斯海口沉没以后，又过了很长时间，才知道我并不曾淹死。

但是我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。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智和冷静的头脑曾经向我大声疾呼，要我回家，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。这种力量，实在无可名

状；但是这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数经常逼着我们自寻绝路，使我们明知是绝路，还是要冲上去。很显然，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不幸的天数在那里推动着我，使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，不顾我在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，继续前进。

我的朋友，也就是那位以前曾经帮助我下决心的船主的儿子，现在反不如我勇往直前了。我们到了雅木斯之后，因为我们是分开住的，他过了两三天才有机会同我谈话。跟他一谈天，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。他满面愁容，不住地摇头，问我近来怎样。同时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，告诉他我这次完全是尝试，准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。他的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，“青年人，你不应该再出海了。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作为证据，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。”我说，“怎么，先生，你也不再出海了吗？”他说，“那又是一回事。这是我的职业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但是你这次航行，完全是一种尝试，这是老天爷有意给你点滋味尝尝，让你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。我们这次遭遇也许就是由于你的缘故，就像在他施船里的约拿一样。请问你到底是个人，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？”于是我便向他谈了谈我的身世。不料他听完之后，忽然大发雷霆，“我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倒霉蛋上了我的船？以后哪怕你给我 1000 英镑，我也不和你上同一条船。”我觉得他不应该对我发这么大脾气，显然是由于自己遭了损失，借此发泄。可